

書譜珍藏本「一九七四—一九九〇」

伍拾伍

一九八三・陸

書譜編委會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雙月刊・第九卷
（總第五十五期）

並

書



沈寐叟專輯
之
書譜
沈寐叟

\$10

花鳥乃多情好友

詩酒真無量佛緣

張裕釗

哲甫壽兄大人屬

花鳥乃多情好友

詩酒真無量佛緣

廬仰張祐釗

書譜 伍伍 目錄

每期專題：沈寐叟專輯

沈寐叟先師書法論提要

王連常 12

近代傑出書法家沈曾植

徐潤芝 18

信筆所至 皆成妙趣

鄭逸梅 22

雅集

謝梅奴重刻《大同篇》

柳家振 4

曾履川為張大千日書賦詩

乙之 5

黃葆戉隸書鏡屏題記

陳祖範 6

台灣印壇新秀吳耀輝

蔡廷俊 7

讀友篆刻作品

單曉天等 6

讀友書法作品

白謙慎等 8

金石篇

吳讓之的篆刻

黃港生 10

文房四寶

端溪硯坑圖硯

可居 39

每期楹聯：張裕釗

封面：宋 徽宗《文會圖》

封面設計：蘇亮

沈寐叟墨蹟

身大如斗氣深夷
理洞軒裳倚
孝侯芳地
佳我將新
泊起北林

編後話

自本期起，《書譜》進入第十個年份了。

在百物騰貴的香港，維持這樣一本書法藝術的專業性雜誌，其中的甘苦自不待言。幸有廣大讀友的厚愛，使《書譜》能逐漸地由童稚而少年，一點點地成長起來。在此謹向諸位讀友表示由衷的感謝，並祝各位新年好。

本期是近代大書家沈寐叟的專輯。寐叟以博學洽聞名動天下，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亦出其門下。寐叟書學精深，南帖北碑無不精研，晚年自創一格，論者謂三百

書譜伍伍目錄

談清代的貢墨和御墨

尹潤生 40

專欄與連載

草書著作述評(下)

馬國權 65

唐碑百選

施舍 74

書壇動態

本刊輯 73

唐懷素《白叙帖》墨蹟收藏流傳考(下)

郭若愚 78

碑帖精選

沈寐叟的書法作品

26

「四司馬」墓誌

周持 孫蘭風

56

《司馬景和妻孟氏墓誌》

58

其它

三希堂《平江帖》作者考

曹寶麟 42

筆意是書法的要素

黃簡 34

書法論略

羅復堪 50

裹鋒辨

祝嘉 76

年間殆難與匹。本期由鄭逸梅、徐潤芝和寐叟的高足王蘊常教授撰稿介紹，並有蔡晨笙「寶寐閣」的藏品披露，讀友欲瞭解寐叟的書藝成就，可從中窺見大概。

本期其它文章如羅復堪先生遺作《書法論略》、祝嘉先生《裹鋒辨》、曹寶麟先生《三希堂〈平江帖〉作者考》都是很

有見解，值得一讀的文章。上期「墓誌專輯」尚有「四司馬」墓誌由於稿擠移入本期，這是北京大學所藏的珍本，敬請讀者留意。

下期的重點是介紹于右任先生及其「標準草書」，另有連載「帝王的書法」系統介紹四千年來帝王書迹，相信大家會感興趣的。

出版：書譜出版社

香港灣仔道107、111號慶邦樓三樓A座
電話：五十七二六〇〇九

社長：梁披雲
督印：

編輯：本刊編委會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18號一樓A座
漢城分銷處：東軒筆房
漢城鐘路區公平洞九番地
電話：七二四一九五五

廣告總代理：璞寶公司

中國大陸廣告代理：

百樂貿易公司

台灣、韓國廣告代理：

瑞華行

Published by Shu Pu Publishing Co. 2/F.
Flat A, 107-111 Wanchai Road, Hong Kong.
定價：零售每冊港幣十元

[illegible]

履川在香港大學的薪金多用印書。以影印嚴復手批《王
石集》爲最精采，我獲得一部，轉贈圖書館供衆閱覽。寄此詩
的同時又將新印之《范伯子集》分贈行老和我各一部。投桃報
李，我也有所回贈。履川又賦二十韻如下：

詩賦書目千大張爲川履曾

乙 之

借問贈者誰，益翁吾至友。
神交隔海山，鑄夢酌杯酒。
顧念平生學，桐城追授受。
京華侍吳先，弱齡接北斗。
贊翁筆莫窺，遺札珍覺負。
巍巍惜抱軒，秀華知誰耦。
遁跡走滄溟，龍眠常在口。
何期二賢靈，飛飛墮吾牖。
鄉彥數李清，高名貫九有。
譯筆挾詩聲，赫昭左間右。
林陳夙曾師，聲欽想耆耆。
鄭嚴苦未面，吾祖論交久。
作圖索題句，西山慕大母。
墨華藝燕京，時作蛟鼉吼。
瑤篇不自珍，君胡獨我厚。
會當付裝池，一遮敗壁醜。
奇峯聳夏雲，欲覘神州九。
更思走崑岡，報君索瓊玖。

一九七三年，我隨章行老來港，方得與履川晤面，千里神交，一會聚首，其喜可知。行老逝世，履川被推為治喪委員，並代表昇棺至靈輦上。第二年，履川函告將隨參觀團來京觀光，友輩方準備設宴歡迎，誰知他到武漢小住數日，不慣集體活動，又隻身回到香港，旋即逝世。到處新墳多友生，為之慨然。

九地悉付汝惟髥為我新
八垠髥乎髥乎倘有意吾
將呼隸開天門



安木刻



魏杰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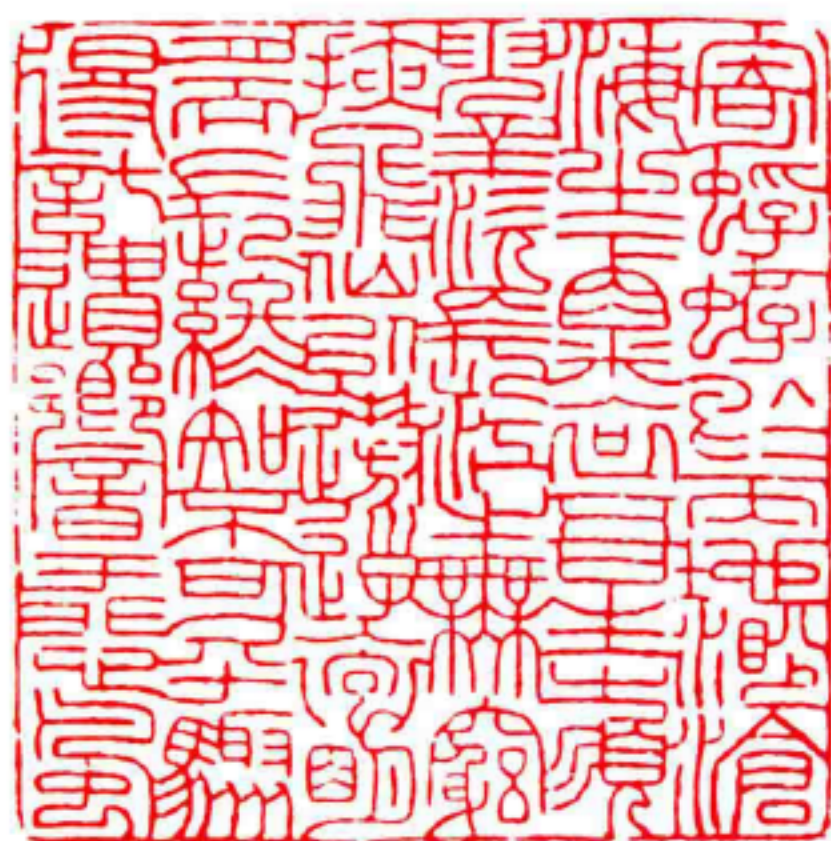
戴山青刻



臺灣印壇

新秀吳耀輝

蔡廷俊



吳耀輝，字子煥。台灣彰化鹿港王功人，今年三十二歲。家中以種田、討海爲生，彌月之際，患急性肺炎，因缺錢少藥，乃後遺慢性支氣管炎，到高一上學期，由於身體異常虛弱，不得不輟學休養。

年方十六歲的吳耀輝北上謀職於台北三重市主治內科及小兒科之陽春診所習藥劑事。無巧不成書，診所隔壁騎樓有一張姓開了一印鋪，耀輝於空閒，常趨之聊天，並觀摩刻印技術。每天張氏收攤後，便借來篆刀，於夜晚習刻，如此二、三年，積累了初步的基本功。

就在這時，國立歷史博物館開辦篆刻研究班——「博中美術篆刻班」，耀輝報名參加，算是首次接受正式的篆刻教學，收穫良多。他參加了每一次篆刻班，直至如今堅持十年。

他玉章、石章、角章、牙章都刻，面貌多樣，逸趣橫生，作品偏向「陽剛之美」，其中以「多字印」見長，特點爲工穩勻健、安詳暢麗。一方之中若偶一刀欠妥，即刻磨去重刻。

四年前，耀輝以岳武穆《滿江紅》詞二闕，計一八六字刻石，獲得第八屆全國美展佳作獎。

其後兩年，以五方「多字印」獲全國青年篆刻創作獎第二名。今年，以「事在人爲」、「力爭上游」等榮獲美展篆刻獎第一名。



樂亭巨匠爲刀斧
鑄玉璫金礦代無安
得五丁開蜀道奇能
怒放在京都

辛酉六月刻后并題
句即新
煥章大宰兩政
分州張貽來持贈

張貽來 刻

清
修
自
守

久遠

九

八三年

衝

齊

漢

起



吳孫權

莊久達書

吳孫權書

世上無難

事在
一

冬

今



三

3

1

毒
4

7

台

三

秋景有时无
杨

陽春事近寒懷

白謙愼書

黃羣英書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
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
钟声到客船

對社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

鐘聲到客船

唐詩楓橋夜泊錄序
金漢先生正腕黃岸

華



吳讓之的篆刻

黃港生



晚清初期的篆刻，可以說是浙派的天下，學印者無不趨之若鶩。及至鄧派中堅份子吳讓之的出現，才改變了這種局面。

吳讓之原名廷燾，字熙載，以字行，乃以熙載爲名，字讓之，亦作讓之，號讓翁、方竹丈人、晚學居士等。其齋室名師慎軒。江蘇儀徵（揚州）人，諸生。生於嘉慶己未（一七九九年），卒於同治庚午（一八七零年）。《清史稿·藝術列傳》有傳。

讓之博學多能，詩古文辭皆工，精於金石考證，生平尤浸饋於藝事，卓有成就。他少隨包世臣學習書法，勤於思考，經常提出問題向包氏請益。四體書無不工，而篆隸功力尤深，爲包氏入室弟子。晚年始學畫，師事年輕於他的畫家鄭簠。他自號晚學居士，即此之故。他的寫意花卉，風韻絕俗，不失大家風範。

篆刻是吳讓之的看家本領，與稍後的趙之謙並稱「吳趙」，在當時及後世都享有大名，吳昌碩、黃牧甫等大家亦受他的影響。他的印私淑鄧完白，他曾自述學印過程說：「弱齡好弄，喜刻印章，十五歲乃見漢人作，悉心撫仿十年，凡擬近代名工亦務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見完白山人作，盡棄其學而學之。」（《吳讓之印稿叙》）他的印在鄧完白的基礎上又有

了新的發展，篆法和刀法更能充分地把毛筆書寫篆字意態表現在印中。他晚年的作品臻於化境，成就已凌駕在完白山人之上。鄧派到了他，可說發揚光大了。後來學鄧派的人，都是舍完白而取法於讓之了。吳昌碩在跋他的印稿中說：「讓翁書畫下筆謹嚴，風韻之古樸者不可度，蓋有守而不泥其蹟，能自放而不踰其矩，論其治印亦復如是。讓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於秦漢印鈐探討極深，故刀法圓轉，無纖曼之習，氣象駿邁，質而不滯。余嘗語人：『學完白不若取徑於讓翁。』」對吳印評價很高，可見其推崇之意。趙之謙雖然對他的謹守師法，略有微辭，但他在「一方自用印的邊款上說：『今日能此者，唯揚州吳熙載一人而已』，仍表示大爲歎服。

吳讓之在跋趙之謙印譜中說：「竊意刻印以老實爲正，讓頭舒足爲多事。」老實和讓頭舒足，正好是他自己作品的概括。他的朱文印，重於用巧。字的一豎一橫，必求展勢，是所謂「讓頭舒足」，但這種「多事」，並不見得怎樣不好。其印章法錯綜變化而顯得勻稱，加上圓轉流利的刀法，給人一種高度的美的視覺享受。如「古微堂秘笈印」、「事非經過不知難」等印，布局極盡其巧，頗有唯美主義的味道，

但不流於纖弱。偶然也有些白文印有這種效果，如「物常聚於所好」即是。有些朱文印則巧中有沈雄之致，如「讓之」、「十二硯齋」等；「畫梅乞米」一印更有風檣陣馬之勢。

讓之的白文印以取法漢印一路者爲最佳，即他所謂的「老實」者。如「吳熙載印」、「趙之謙」等印，最得渾穆淵雅之趣。「讓翁」一鈕以秦篆入漢法，「汪鋆」印則稍變漢法，二者皆有豪邁的氣象。「硯山」一印則爲興到之作，亂頭粗服，神妙無似，爲吳氏極得意之作。他的印有時也有纖弱流滑、過於草率的弊病，如「錫山僧」、「蓋平姚氏」、「廷燾之印」、「吳夫畫印」等，但瑜中有瑕，這是任何大家都不能免的。

讓之的邊款，喜作草體，單刀直刻，一如他的書法。

讓之從事篆刻六十餘年，生平刻印逾萬，但流傳下來的却很少。其印爲姚仲海、岑仲陶、汪鋆、吳雲等人刻者最多。他的印譜，多爲他人輯集，傳世的有《師慎軒印譜》、《吳讓之印存》、《晉銅鼓齋印存》及與趙之謙印合輯的《吳趙印存》等。

讓之有子名樣初，字雪陶，亦能刻印。



僧山錫



翁 攘



齋硯二十



印笈秘堂微古



印畫夫巽



鑒 汪



米乞梅畫



難知不過經非事



印之颺廷



山 硯



印載熙吳



好所于聚常物



氏姚平蓋



謙之趙



之 攘

沈寐叟專輯



沈寐叟先師

書法論提要

王蓮常／

王蓮常先生本文手迹

【編者按】王蓮常先生是沈寐叟的高足，著名書法家，尤以章草見長。此文是王先生應本刊編輯部之約而講述，由其子平、興和孫整理並注釋的。全文約一萬八千字，目錄如下：

一 論 帖	甲 章草	乙 二王帖
二 論 碑	甲 漢碑	乙 魏碑
三 碑帖研究	甲 初學	乙 唐碑
四 書法叢論	甲 論臨摹	乙 論用筆用墨
	丙 博取	丁 分析
	戊 比較	己 探源
	庚 互證	辛 論臨摹

因篇幅關係，本期先發表三、四兩章。王先生早年還著有《沈寐叟年譜》、《學案小識》，讀者可以參考研究。

沈寐叟先師書法論提要

王蓮常講述

子熙孫整正并注

沈寐叟先師講書法論提要，字子熙，子熙孫整正并注。

晚号小寐叟。清同治二年順天鄉試舉人。

江嘉興人。清同治二年順天鄉試舉人。

光緒六年進士。以主事入刑部，擢員外。

郎中。八年，謫獄平恕。尋奉充總。

郎中。八年，謫獄平恕。尋奉充總。

沈寐叟先師，諱曾植，字子培，號乙盦，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一八五零——一九二二）。清同治二年順天鄉試舉人，光緒六年進士。以主事分刑部，擢員外、郎中，凡十八年，獄平恕。尋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時俄窺我東北，而日本亦自奮東陲，與俄相軋，先師請自借英款，創辦東三省鐵路，不果行。又力駁俄黑龍江漁業航務，俄爲氣沮。母憂歸，兩湖總督張之洞聘主兩湖書院。拳釁起，外侮亟，先師與盛宣懷等，密籌互保長江之策，力疾奔走疆臣間，而李鴻章實主其成，所謂畫保東南約也。服闋，調外務部。出授江西廣信府知府，歷任南昌府知府、督糧道、鹽法道。擢安徽提學使，赴日本考驗學制，契國穗積博士之說，始有意治新舊於一爐矣。三十二年，署布政使，尋護巡撫。先師治皖五年，尚禮治，政無巨細，皆以身先，故事舉而財不傷。後忤權貴，乃浩然有歸志。與人書云：「驕泰以爲豪，困窮而彌侈，牛飲漏舟，孰知其屆？某求去不得，羸病日增，局促輻輳，徘徊怪鳥，求退之難，甚於求進，余不能忍而終古已。」宣統二年，迄退。鼎辛亥革後，聘問不絕，先師不應。以壬戌冬薨於海上，年七十有三。時愛新覺羅氏小朝廷尚予諡文誠云。《清史稿》有傳，然論學不多。余五十年前，曾爲先師作《學案小識》，文繁不能備述，茲約舉其後輩論學之辭而不肖有所見亦竊附焉。

（一）太倉唐蔚芝師文治，從先師最早，其論曰：「先生於學無所不精，囊探六經，出入百家諸子，貫天人之奧，會中西之通。嘗語余爲學之道，貴乎知類通達，開物成務，若拘虛一隅，何爲者？今所傳先生之作，一鱗一爪耳，而論者多以乾、嘉諸老擬先生，其測先生者淺矣。」

（二）海寧王靜安國維論其爲學次第及方法云：「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案謂清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爲道咸以降諸家之學，然一秉先正家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汚隆，政治之利病，必窮其源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爲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突，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攬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爲自來學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遠觀時變，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如古聖哲之所惑者，則僅以其一二見於詩歌，發爲口說，言之不能以詳，世所得而窺見者，其爲學之方法而已。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如此，便後之學

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遽常謹案，先生實早承其大父小湖侍郎維矯歸命於宋五子（見其門人曾國藩所作墓誌銘）之教，故其爲學，其初以義理輔實用，既由實用返自然。蓋歷三變，而每變益進：壯歲由理學轉而治考據，此一變也，及服官政，又由考據轉而求困世，此又一變也，晚年潛心儒玄道釋之學，以求邗治之極，此又一變也。餘事於岐黃、曆算、音律、目錄、金石、書藝等，亦無不渾極理致，惟不談陰陽五行耳。書藝晚名益高。先師門人金甸丞蓉鏡嘗論之曰：「先生書畫精帖學，得筆於包安吳，壯嗜張廉卿，嘗欲著文以明其書法之源流正變，及得力之由。其後由帖入碑，融南北書流爲一治，錯綜變化，以發其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論者謂三百年來，殆難與輩。」竊謂先師之治書學，上自甲骨、鐘鼎、竹簡、陶器等，凡有文字者，無不肆習，余嘗見其齋中所積元書紙高可隱身，皆此類也。（然案頭所置僅《淳化秘閣》、《急就章》、《校官》等數帖，《鄭義》、《張猛龍》、《敬顯儒》數碑而已。）此即其一貫爲學之道，唐蔚師所傳「知類通達，開物成務，拘虛一隅何爲者」之意也，亦即王靜安所謂「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之說也。余愧不能通其大，只能識其小，作此篇。昔趙之固有《書法論》，余集師說，名之曰《書法論提要》。於碑帖名稱偶加注釋，爲青少年說法。

三 碑帖研究

甲 初學

《宋拓閣帖跋》云：「護兒生日，檢此賜之。楷法入手從唐碑，行草入手從晉帖，立此以爲定則，而後可以上窺秦漢，下周近世，有本有文，折衷衆說耳。」

《明前拓本〈聖教序〉跋》云：「余嘗謂此碑純然唐法，與晉法無關。然學唐賢書，無論何處，不能不從此入手，猶草書之有永師也（案謂釋懷素千字文也。懷素書千字文甚多，今存以小字貞元本爲最佳。）又《舊拓〈聖教序〉跋》云：「《聖教》純然唐法，與右軍殆已絕緣。第唐人書存於今者，楷多行少，學人由行以趨晉，固不若從此求之，時代爲較近也。」

《宋拓〈秘閣續帖〉跋》云：「後人鑒古得不由此以窺尋門徑乎？」

乙 博取

《菌閣瑣談》云：「漢急就磚，僅有二十餘字，猶古隸筆勢。」

《瑣談》又云：「王珣《伯遠帖》墨跡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簡書

相證發，（案流沙簡書謂《流沙墜簡》。清光緒時，英人斯坦因訪古於吾國西陲，發掘羅布泊爾北古城，得漢、晉簡冊，載歸倫敦。法人沙畹，撰著考釋。但不能盡解，羅振玉、王國維，合力考證，衍為小學、術數、方技書，屯戍叢殘，簡牘遺文三類。影印行世，號曰《流沙墜簡》。）

《禮器碑跋》云：「《禮器》細勁，在漢碑中自成一格。流沙木簡中『始建國』、『折傷薄』、『急就篇』皆其體。」

《禮器碑》



《與謝復園書》云：「流沙墜簡，試懸臂放大書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當有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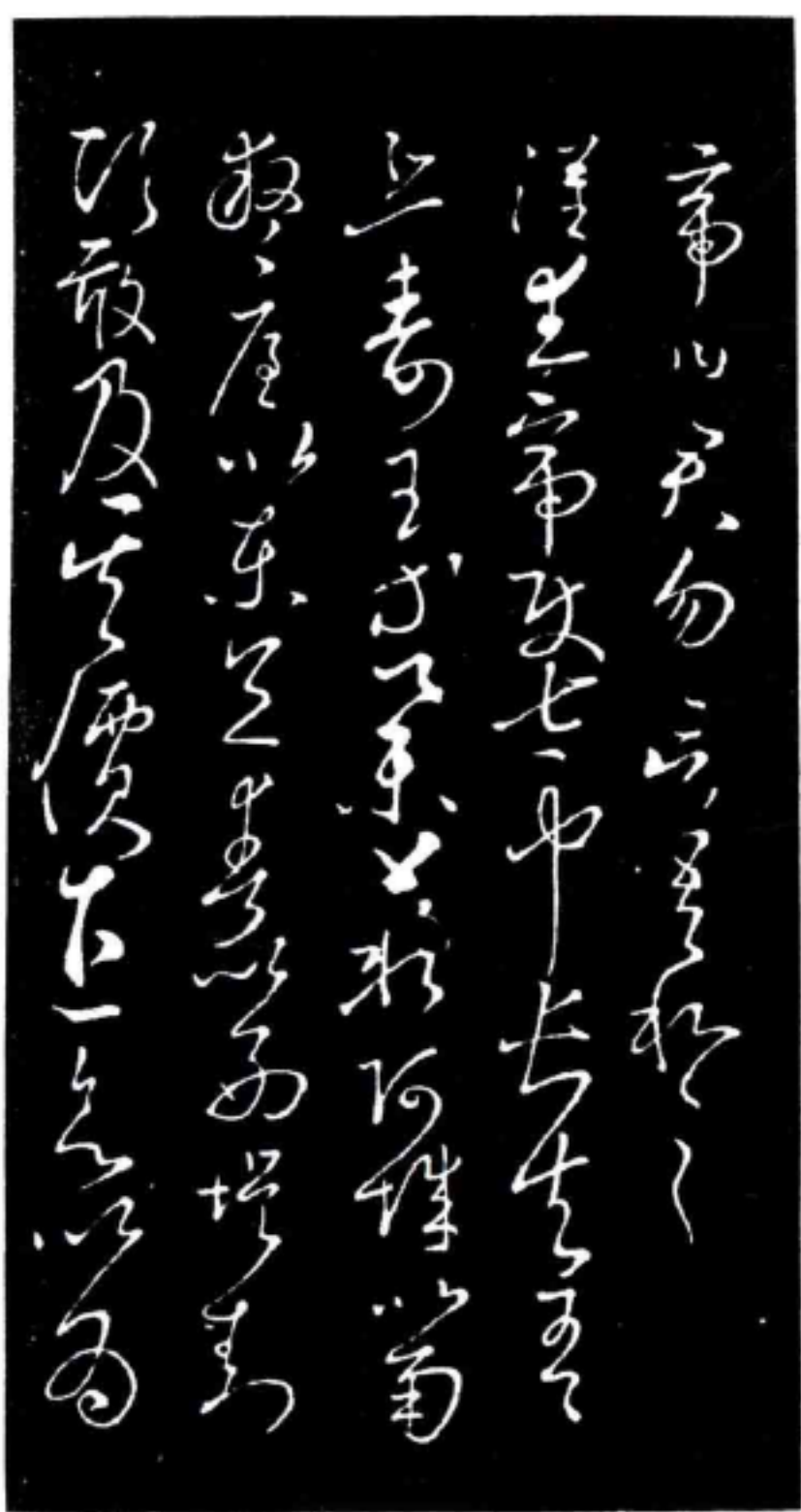
《研圖注篆之居隨筆》云：「完白（案完白為鄧石如號。）以篆體不備，而博諸碑額瓦當，以盡筆勢，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術也。碑額瓦當，可用以為筆法法式，則印篆又何不可用乎？孫淵如有《廣復古編》三十卷，（案宋張有有《復古編》二卷，以四聲隸字，根據《說文》，以辯俗體之訛。元曹本有《續復古編》四卷，係星衍又廣之也。）《復古編》不必廣也，此必為篆人作耳。（自注：錢上蘭有《篆人錄》。）錢星梧給諫稱徐莘田著李斯作篆之跡為僅篇，此意亦學篆者所當知。」

丙 分析

《全拙庵溫故錄》云：「南朝書習，可分三體：寫書為一體，碑碣為一體，簡牘為一體。《樂毅》、《黃庭》、《洛神》、《曹娥》、《內景》，皆寫書體也；（案《樂毅論》，相傳為王羲之親書於石，石已與唐太宗同葬昭陵。後為溫韜所發，得此石，石已破裂。至宋，為高紳所得，束之以鐵，未行僅存海字，其拓本，號「海字本」，移其石，不知存亡。今所傳，皆由海字本翻刻也。）《黃庭經》，相傳亦羲之書，晉永和中和刻。隋釋智永、唐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皆有臨本傳世。《曹娥碑》曹娥，為東漢上虞女子，因父溺死，亦投江

而死，五日，僅抱父屍出。度尚使其弟子邯鄲淳作誄辭，立石。蔡邕夜摸其碑讀之，題「黃絹幼婦，外孫壻白」八字，即「絕妙好辭」四字之隱語也。但今所傳《曹娥碑》法帖，則相傳為王羲之書。《洛神》、《內景》已見上。傳世墨跡，確然可信者，則有陳鄭灼所書《儀禮疏》，絕與《內景》筆鋒相近，已開唐人寫經之先，而神雋非唐人所及。丁道護《啟法寺碑》（景碑為隋周彪撰，丁道護書，仁壽二年刻，在湖北襄陽啟法寺。石已久佚，拓本亦稀。）乃頗近之。據此以推，《真誥論》，《楊許寫經語》，及《隱居與梁武帝論書語》（案謂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啓。）乃頗有證會處。碑碣南北大同，大較於楷法中猶時沿隸法。簡牘為行草之宗，然行草用寫書與用於簡牘者，亦自成兩體。《急就》為寫書體，行法整齊，永師《千文》，實祖其式。率更稍縱，（案歐陽詢官率更令。）至顓、素大變矣。（案張旭懷素。）李懷琳之《絕交書》，（案懷琳洛陽人。嵇康《絕交書》，相傳為懷琳仿書。）孫虔禮之《書譜》（案孫虔禮字過庭。所撰《書譜》自稱為六篇，分為兩卷。今所傳僅總序墨迹一篇。原藏清內府，後歸故宮博物院，現藏台灣。至石刻傳播甚多。）皆寫書之變體。其原出於《屏風帖》，（案帖為唐太宗書，宋嘉泰四年，王允初刻石於餘杭。元延祐三年，餘杭縣令尹玉昌移置縣廳。有翻刻本。）《屏風》之書，固不能得與卷軸一體也。又云：陶隱居《答武帝啟》，叔夜《絕交》、《威策》兩篇，是經書體。《護德瓶齋涉筆》云：「後漢記云：靈帝好書畫辭賦，諸為尺牘及工鳥篆者，皆加引薦，並待制鴻都門，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案：書家以簡牘、碑板為二體，碑板之盛，大抵在永平以後，亦不能甚先於尺牘也。」

唐太宗《屏風書》



應期命世挺生垂竿起譽
罷鉤流聲經綸宇宙莫之
與京胤司下蕃公衡上宰
既顯營丘復擢東海四履
流芳五城降綵繁柯茂葉

《高湛墓誌跋》云：「大抵北朝書法，亦是因時變易，正光以前為一種，（案正光為北魏孝明帝年號。正光以前，包括太安二年寇謙之書《中岳嵩高靈廟碑》，太和十二年朱義章書《始平公造像》等龍門二十品，永平二年太原典籤王遠書《泰山羊祉開復石門銘》，永平四年鄭道昭書《鄭文公碑》，延昌四年《司馬景和妻孟敬訓墓誌銘》，熙平元年《刁遵墓誌銘》，神龜二年《兗州賈使君碑》，正光三年《張猛龍清頌碑》，《鄭道忠墓誌》，正光四年《馬鳴寺根法師碑》，《高貞碑》，《鞠彥雲墓誌》，正光五年《李超墓誌銘》，普泰元年《張玄墓誌》。）最古勁。天平以下為一種，（天平為東魏孝靜帝年號。天平以下，包括天平二年《張法壽造像》，《司馬升墓誌》，天平三年《法顯造像》，《法堅法榮二比丘僧碑》，元象元年《李憲墓誌》，元象二年《高湛墓誌銘》，與初二年《禪靜寺利前敬使君碑》，興和二年《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興和三年《張善碑》，《王盛碑》，武定元年《王懷墓誌銘》，武定八年《冀州刺史關勝頌德碑》等。）稍平易。齊末為一種，（案包括皇建元年《馬修羅碑》，天統元年《鄭述祖天柱山銘》，《房周范墓誌》，天統五年《百人造象記》，武平五年《映佛岩摩崖》，《道略五百人造象》，《功曹李琮墓誌》，承光元年《華嚴經菩薩明難品》等。）風格視永徽相上下（案永徽為唐高宗年號。）古隸相傳之法，無復存矣。關中體獨樸質，惜宇文一代，傳石無多耳。（案北周傳石僅元年《強獨樂樹文上碑》，保定四年《賀屯植墓誌》，天和二年趙文淵書《西岳華山廟碑》，天和五年《曹恪碑》，宣政元年《時珍墓誌》，《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銘》等。）」

《明許靈長模刻《澄清堂帖》跋》云：「許靈長模刻《澄清堂帖》，梁聞山極稱道之，以為能傳古人筆意，然以宋刻原本，固不若吳周生本清迥得真也。余所得乃有初拓本二，後拓本一。既考得《澄清》為施武子刻，（案武子名宿。）以邢氏本（案邢氏謂邢侗，明萬曆二十年刻《來禽館帖》，其第四卷為《澄清堂帖》。）副置施本之旁，麟趾鳳毛，殊足盡兩代賞會之致情，鐫刻之異勢。繼以此刻，終之以《海山仙館》潘刻，

（案清道光中，南海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館法帖》，《澄清堂帖》在第一種摹古帖中。）雖公慙卿，卿慙長，然五世同居，固是一家盛事也。」

丁 比較

《漢校官碑跋》云：「余最喜此碑書法，顧恨拓書漫漶，嘗集濃淡乾濕數本合裝之，互徵其趣。此本雖舊，而拓不工，以其為蘇齋物，存之。」

《宋拓秘閣本《蘭亭》跋》云：「光緒壬寅，見竹垞所藏宋拓本於廠肆。竹垞自題，是南宋御府所刻云云。以余所蓄秘閣本校之，正同。同時有游丞相藏（案羅丞相名似。）趙孟林原裝之宣城本，並凡同觀，宣城以古穆勝，而竹垞本以豐麗勝。尹、邢同時，兩無愧色。後見梁荊林家別本趙子固落水《蘭亭》，則即是此石之未裂者。於是益知朱本之貴，而余所舊蓄，亦因之敝昂自珍，聲價滋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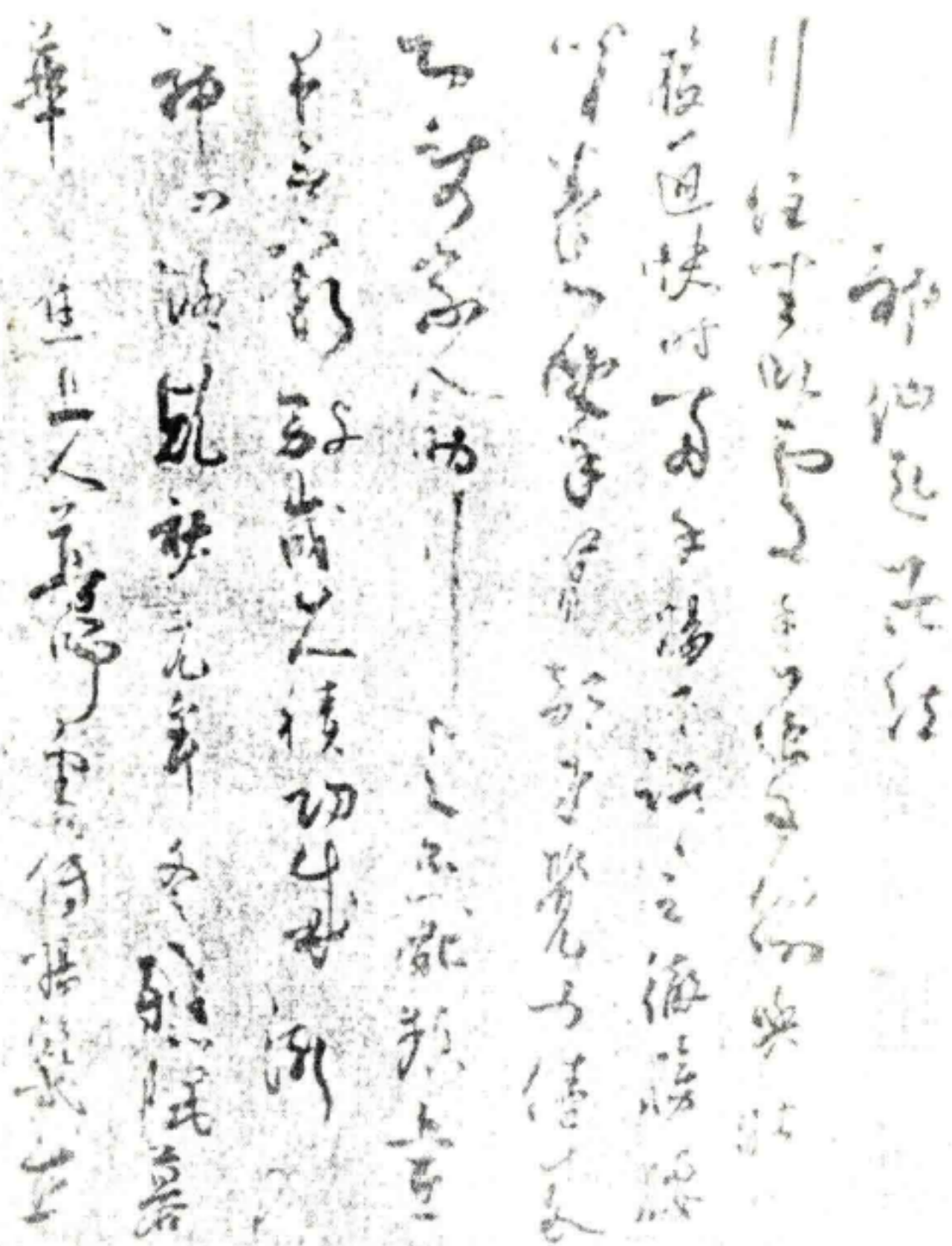
戊 探源

《蘭閣瑣談》云：「篆畫中實，分畫中虛。中實莫崇於周宣（案謂《石鼓文》，石鼓初發見於陝西天興縣南。經唐韋應物、韓愈先後表彰之，始顯於世。其地原為周，其文為籀，故皆以為周宣王時史籀所作，記游獵事。至宋鄭樵始定為秦物。近人考訂無異詞，惟或以為秦文公時，或以為穆公時，或以為襄公時，莫衷一是。惟吾友唐文庵蘭定為獻公十九年作，似最確，先師仍用舊說。鼓凡十，字多漫漶，今存故宮博物院。）而斯相沒其流為櫛鉞。中虛造端於史章（案謂史游《急就章》，已見上。）而中郎極其致於波發。右軍中近實，大令中近虛。」

《全拙庵溫故錄》云：「草書之變，性在展豎，展布縱放，大令改體，逸氣自豪，豎縮皺節，以收濟放，則率更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旭、素奇矯，皆從此出，而楊景度為其嫡系。《神仙起居法》，即《千文》之懸腕書也。新《步虛詞》，亦同步驟。而指力多於肘力，一書於壁，一書於紙也。香光雖服膺景度，展豎之初，猶未會心，及安吳而後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迹仍未合也。偶臨秘閣歐帖，用證《千文》，豁然有省。大令草繼伯英，率更其征西之裔乎？又云：益部耆舊傳，雖兩行耳，既開率更，遂立異門。六代清華，沿於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歐陽。譬教家之空有二宗，禪家之能、秀二派已。右軍別傳稱其剖析張公之草，而機纖折衷，乃愧其精熟，剖析二字，極可玩味。」

《式古堂法帖跋》云：「刻法帖與仿刻宋、元舊本書籍同例，當具其源流所自，行款題記，一一存真，則古帖之面目不亡，而後之學者亦可據形跡以追溯神明所自，蓋神明雖妙手不能傳，形跡之傳，非輔以確據，不能堅後人之信。《元祐》、《淳熙》兩續帖，皆刻存圖記，集帖

楊凝式《神仙起居法》



舊法，固如是也。墨池刻例最謹嚴，《停雲》詳墨跡而略石刻，遂開後來草率之漸，《戲鴻》以後，無足論矣。此中諸帖，大半皆為石刻，而一字不言，令人不知為何本，此最不可解者。虞跋《黃庭》向來不見著錄，至此刻始有之，味此跋中此卷云云，意者或是墨跡，然模糊影響，不可究知。後來嘉、道之間，此間遂傳虞陶跋本，張叔未等皆莫能尋其源，愚頗疑黎邱之幻，端自此開，然不能據折之，益恨卡氏之藏形詭闕為無謂也。（案本文只論書法，不言考據，而無略及之者，一以見先師考據之一斑，一以見為學必須探源也。）

己 互證

《張猛龍碑跋》云：「昔嘗謂南朝碑碣罕傳，由北碑擬之，則《龍藏》近右軍，《清頌》近大令。蓋一則純和蕭遠，運師中郎，而全泯其跡，品格在《黃庭》，《樂毅》之間；一則頓宕激昂，鋒距出梁鵠，而

益飾以文，構法於《洛神》不異也。近反復此頌，乃覺於《樂毅》亦非別派，《官奴書付授受》，初覺子敬本出《樂毅》，則學子敬而似《樂毅》為不僞虎賁中郎之肖可知也。」

《禪靜寺利前銘敬使君碑跋》云：「《刁惠公誌》近大王，《張猛龍碑》近小王，此銘則內擲外拓，藏鋒抽穎兼用而時出之。中有可證定武《蘭亭》者，有可證祕閣《黃庭》者，可證《淳化》所刻山濤、庾亮諸人書者，有開歐法者，有開褚法者。蓋南北會通，隸楷裁制，古今嬗變，胥在於此。而巔崖峻絕，無路可躋，惟安吳正楷，略能彷彿其波發。儀微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帖，輒為沈思數日。」

《星鳳樓祖本《黃庭經》跋》（案宋曹彥約刻於南康軍，由其子士冕踵成之。明時已流傳極少，今更鮮見矣。）云：「此《星鳳》祖本也。畫中圓滿，非宋刻不及此。以筆法論，尚在越中石氏本上。吾甚願學者以此與《禪靜寺》同參。因此溯《水牛山》，（案謂《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碑）碑在山東寧陽縣。上載中央，刻有佛龜，兩旁題「文殊般若」四大字，均為楷書。無建碑年月，或曰北齊末，或曰西晉，或曰隋時。」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貫也。」

《元晏刻本《十三行》跋》云：「元晏刻本，中畫最為豐滿；擬其意象，雖文殊般若，無以過之。管一虬嘔血經營匠心正在此耳。此刻惟注重波發，不免與《快雪》同病。（案《快雪》謂《快雪堂帖》。清初涿州馮銓刻。出名鑄劉陽若手，為世所重。後入內府，乾隆帝，建快雪堂儲之。今存故宮博物院。）」

《與謝復園書》云：「寫《鄭文公》，當並參《鶴銘》，《閣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氣。形質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氣盛，則長短高下皆宜也。又云：雲臺山皆道昭書，而碑體謹嚴（案謂《鄭文公碑》），摩崖較縱，其超逸蹈躡，真令人對之飄飄然有凌雲氣也。論韻格，恐在《鶴銘》上。」

四 書法叢論

甲 論臨摹

《與謝復園書》云：「吾嘗以閣下善學古人為不可及，今忽曰：以臨古為大病，此何說耶？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亦單薄寡味，如此，便是自尋墮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庾亮謝安石亦有擬法。（案《護國寺齋碑》）云：「文嘉曰：子昂於古人書法至佳者，無不仿學。如元魏常侍沈叔所書《魏定鼎碑》，亦嘗仿之，謂得隸法可愛。」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机隄不安也。」